

木雕花板收藏： 古色古香中感受『从前慢』

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/摄

说起“木雕花板”这个词,很多人会陌生。如果真的将实物拿到眼前,你恐怕会恍然大悟:“原来是它啊!”

在收藏品市场二楼,有家摆满了木雕花板的铺子,走进一看,琳琅满目的木雕花板占据了店铺的角角落落,大的小的,精致、生动、古朴,这里就像一个与外界相隔的空间,在木雕花板上流淌着的是静默的时空,而门外像是另一个世界。店主吴凌剑打开店内的灯光,瞬间照得花板金光满堂,熠熠生辉。



蝙蝠寓意福气



琴棋书画主题门腰板



《西厢记》故事主题花板

与花板不期而遇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;从前的锁也好看,钥匙精美有样子,你锁了,人家就懂了……”这是木心先生所作的《从前慢》,娓娓道来古朴的日常中时光被放慢的生活感。

在许多收藏人的内心世界,“慢”是如影随形的。吴凌剑与木雕花板的不期而遇,便是“慢”生活的开始。5年前,酷爱古玩收藏的吴凌剑在朋友那里偶遇了一块木雕花板,精美绝伦的构造与雕刻的民俗故事相结合,镂花

的、人物的、神话的、动物的,多种多样的雕刻技艺,令他痴迷。于是,一块、两块、三块,渐渐的,木雕花板逐渐成了他的主要藏品,目前,他已收藏了三千多块木雕单花板和七八张床面花板。

吴凌剑告诉记者,他收藏的木雕花板中,主要以床面、门腰板、椅背花板、柜门花板等部位为主,其收藏的花板从明清到民国时期,收藏的种类更是多种多样。“我比较喜欢雕工好、艺术价值高的花板,保存度要完好,保存价值高才行,普通类的民俗品花板并不是我的‘菜’。”吴

凌剑说。

木雕花板简称“花板”,它在中国传统建筑、家具、陈设中,是一种用来插嵌和装饰的构件。据悉,花板在明清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它凝结了中华民族千百年能工巧匠的高超造诣和艺术风格,其构思、刀工、章法使人遐想联翩。细观察这片片木雕花板,典故、戏剧、唱本、人物、神话等,无一不是其雕刻的对象和题材。吴凌剑说,他之所以会喜欢上木雕花板,正是因为其丰富多样的题材和蕴涵的传统文化。

一块花板一个故事



和合二仙主题花板

镂空木雕装饰,更显得独特且珍贵。据悉,这两块花板出自清代,估计出自仙居工之手,吴凌剑收藏已有4年,一直舍不得出手。

“过去,花板用在建筑与民居上,多以吉祥、

祝福、祈祷等美好寓意为主,每块花板都会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,刻画出不同的故事。”吴凌剑说,花板画面的内容多是山水、花鸟人物等国画素材,也有民间传说、吉祥图案甚至戏曲人物。几乎每一幅“木雕花板”都能讲述一个源远流长的故事,影射在其中的,就是浓重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如果说床板的木雕寓意祥瑞,那么门腰板的花板则更以气势宏大、寓意上进为主。在吴凌剑收藏的花板中,以组合收藏为主的门腰板。其中,一组以梅兰竹菊为主题的门腰板给人一种志趣情怀之感。细细品味,这四块花板分别以梅、兰、竹、梅为主要花色刻画,或许因为菊的寓意不令主人家喜欢,便刻画了两块梅。每一幅花板中,除了精致的植物元素外,更雅致的便是部分的“留白”,其有着大写的触感,刻画除了国画的效果,显得格外雅致且有品位。此外,吴凌剑收藏的以“琴棋书画”为主题的六块门腰板花板也同样蕴含了民俗传统文化的艺术美感。

在收藏中重焕生机

兽的椅背花板,虽雕工技艺精湛,寓意平安富贵,但其花板一侧因为年久受潮,早已被虫蛀得不成样子。吴凌剑只能将一侧用工具小心削掉,保留完好的一部分加以收藏。“这块花板属于太师椅的椅背花板,出自东阳,比较少见,即便不完整,也舍不得放弃。”吴凌剑说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看似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老物件和老工艺,正在以新的艺术形式寻求活化。即便在如今钢筋水泥筑起高墙的现代化都市中,花板逐渐不再是必需品,但随着时代的变迁,人们的审美开始回归,多样化的建筑风格重新出现。

“现在很多人家喜欢新中式的装修风格,花

板的装饰又重新出现了。”吴凌剑说。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接受和喜欢上花板,他开始尝试将花板进行裱框,采用新老结合的方式让花板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,重新回到现代装修中。如今,楼房日新月异,题材丰富,寓意吉祥的花板深受长辈及部分年轻人的喜爱,更有许多新开的中式会所也爱用这样的花板。

古人的智慧永远是取之不竭的,与这些老木雕花板静静对视,其制作的工艺、花费的时间,投入的诸多工序,都在这一年又一年,一代又一代的更新迭代中焕发生机。慢下来,这悠久的历史与情怀、故事与生活,都浓缩在这木雕花板中。

收藏随笔

吴芾之的诗作

中国文人画,向来注重“诗书画印”四全。齐白石、潘天寿等国画大师,莫不在这四样功夫上花费了一辈子心血。齐白石还幽默地称:“我诗第一,印第二,字第三,画第四。”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相当自信。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说:“我的诗,写我心里想说的话。本不求工,更无意学唐宋,骂我的人固然多,夸我的人也不少。”

近读《吴芾之诗存》(2020年10月,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),发现吴先生的诗作,也颇能自抒己怀,别见情致。

在现代画家中,吴芾之堪称诗作高手,他经常与诗家唱和联句,不落人后。据该书编者骆风研究,吴芾之一生,写诗当在2000首左右,不过很多都散逸了,《吴芾之诗存》仅汇集了吴先生的诗作及楹联等500余首。

吴芾之与一般诗家的最大区别,在于他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书画家,因而笔者特别在意的,也是他的那些题画诗。

自从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的说法流传开来后,诗与画的关系,就好像鱼与水、花与叶的关系一样分不太清楚了。吴芾之的笔下,诗与画也是相融的,先生以诗意入画,以诗心造境,因而画作清逸空灵,韵味悠长。他的题画诗,有时点题,有时阐理,有时抒情,有时超拔,但都诗意盎然,耐人寻味。

竹石图是花鸟画家喜爱的题材,吴先生写了这样一首题画诗:“数个幽篁破俗,一拳顽石称文。与可东坡俱往,知音更何所闻。”“与可”是画家文同的字,他和苏东坡都以善画竹著称。短短二十个字,有描写,有用典,又能引出人生感慨,实在是写诗高手啊。

花鸟画中的寻常之景,经吴先生题画后,就显出了别样的诗意。《鸡菊》:“托足东篱下,孤怀晚节香。一声筹唱晓,旭日扶桑。”《葫芦》:“结实硕垒垒,自得园中趣。莫被拐仙知,恐负云游去。”《柳岸鸣禽图》:“剪取横塘一角,居然赋象新奇。谁识绿阴清趣,小禽独上高枝。”

画家写诗,心中总是不忘画面。《山水秋景》这样写:“秋林闲步雨晴初,策杖寻幽足自娱。四面云封难入画,远山如隐却如无。”雨后初晴,缭绕的云雾隐去了群山,这“如隐如无”的境界,却又是画家千方百计想要画出来的效果。中国画讲究“留白”,讲究意在画外,吴先生此诗,用眼前之景,巧妙阐述了高深的画理。 煮石

收藏故事

丰子恺画画“不要脸”



《锣鼓响》

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,他集画家、散文家、美术教育家、音乐教育家、漫画家、书法家和翻译家于一身,生前共出版画集、著作和译著170余部。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,《护生画集》《漫画阿Q正传》《丰子恺儿童漫画选》等漫画作品影响了一代代读者,至今仍是艺术类畅销书。

就是这么一位牛人,一天他在读报时,一个醒目的标题让他大吃一惊——《丰子恺画画不要脸》。丰先生为人和善,心想谁和他有着这等深仇大恨,竟然在报纸上公开攻击他。等他读了文章,不觉莞尔,原来此文是评论他的漫画作品的,且说“丰子恺的一些作品,人物没有眼睛、鼻子,却仍然惟妙惟肖,很有意味”。

这篇标题唬人的美术评论,的确抓住了丰子恺作品的一大特色,难怪后来得到了行家的一致认可,使它成了一篇有名的评论。

丰子恺画“不要脸”,后来甚至得到了大诗人泰戈尔的赞赏。一位中学时曾受业于丰子恺的魏姓学生留学印度,成为泰戈尔的学生。魏学生将丰先生的作品展示出来,泰戈尔仔细欣赏后,这样点评:脸上没有眼睛,我们却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;没有耳朵,却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,高明的艺术,说的就是这样的作品吧。

知道这则艺坛轶事,我们再来品鉴丰先生笔下的一些作品,就更能产生一种“妙处难与君说”的“悠然心会”了。

且看《锣鼓响》,小孙子拉着老奶奶的手,一心要往演戏场奔去。一老一小,都木画眉眼,却生动有趣,丰先生是浙江人,画的正是江南民间的“眼前景”。然而,这份情致,这份趣味,又超越了地域与时代,寥寥数笔,感人至深。

《读书的PICNIC》,标题虽用了个英文单词,情致却是纯东方的,让人忍不住会想起《论语》中的名句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丰先生有不少描绘“读书”的漫画,但他着重强调的,似乎并不是闷在房子里的死读书,而是更加适合孩子天性的、类似这幅树下读书图一样的“快乐学习法”。三个人物,眼鼻皆无,用心读书的状态,却已足够鲜活。 闲看



寿星主题椅背花板

花板是一种褪色的生活美学,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情感诉求。浏览这些久经风雨的花板,就像穿越一段段历史,展开一场地缘民俗文化之旅。闺中女子要出嫁了,嫁妆里雕花大床的花板上刻满花鸟瑞兽,寓意幸福祥瑞和早生贵子;地方流行的戏文典故,当地的工匠就把故事活灵活现地雕刻在花板上,弘扬传统道德中的真、善、美;还有那些古代的文艺青年们,热衷赏山水花鸟、梅兰竹菊、琴棋书画等风雅之物,他们的浪漫与哲思在木雕花板中可见一斑。

吴凌剑收藏的花板,并不全是完美的。其中一块出自清代的以花为图案,以蝙蝠为瑞



床面花板